晉綏日報

第一四〇〇號 ｜ 原名：抗戰日報

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

社址：興縣四山

更正

昨日本報一版「羣衆從鬥爭中蘇才，認識了地主眞面目」一訊中，第四欄第三行「原來頭四零年動員了中家的糧食」，應爲「四零年時政府動員了中家的糧」，「頭」字爲「時」字之誤。特此更正。

行署建設處總結 發放布花工作經驗

（本報訊）行署去冬爲幫助貧苦羣衆解決冬衣問題，從事生產，準備今年春耕的資本，撥出大布一萬疋，棉花兩萬斤，由各機關抽調幹部四十五人，組成十二個工作組，於去年十一月中旬分赴嵐縣、岢嵐、神池、偏關、寧武、靜樂、左雲等十二個縣，進行貸發。據十一縣（缺靜樂）的統計：六千六百六十三戶貧苦烈抗屬貧苦農民，無代價的得到了三千二百十六疋布，六千四百四十餘斤花，另有八千零七十六戶賒布三千五百二十疋，六千九百五十九斤花，六百三十四戶購買得二百六十六疋布，四百三十斤花。茲從行署建設處對該項工作的總結中，節錄發放工作主要經驗列登如下，以供各地發放生產貸款工作同志之參考：

集中分配到貧困地區 給貧苦羣衆解決困難

分配花布，按地區來說，有不同的兩種分配方法，嵐縣、岢縣、崞縣及五分區各縣是一種，其餘偏關、岢嵐、寧武、靜樂、神池則不同，前者是採取重點主義，集中解決貧困地區，後者是又要照顧貧困地區，又要照顧全面。分散平均思想主要表現在一些區村幹部中。山陰小川村貸花最多十兩，最少二兩，大部分是五兩，祇夠捻綫，不能解決冬衣，以便個別生產。岢嵐的峪溝貸給十七戶，有三戶每戶祇一丈布，不夠一個褲面子。嵐縣則不然，他們是以花布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分配到最窮困的六區的四個行政村；百分之二十五分配到二區的兩個行政村，剩餘一半分到四區的三個行政村，另一半分到一區的兩個行政村。眞正能解決了所貸戶的冬衣問題，比如嵐六區非周營村羣衆就有很好的反映，他們說：這才是眞正給老百姓解決問題。經驗證明，要解決徹底必須集中使用，所謂集中，是指貸到個別戶時，能眞正解決其困難。

通過羣衆發放，三件事要相互配合，缺一不可。

各地工作同志在貸發之前，大部做了三件事：一是親自調查；二是開村幹部會，傳達指示，幹部提出對象討論（也是個別調查）；三是開羣衆大會，解釋貸發布花意義，宣佈貸發辦法（送、賣、贈三種），同時讓羣衆討論確定貸發對象和數量。這三件事必須相互配合，缺一不可。調查不能祇靠村幹部，因爲有的羣衆已拿出口袋，吃上大虧解決了冬衣，村幹部可能不知道，而主要的是怕村幹部自私包庇，如忻州沙溝行政村村長和農會秘書包庇了一個二流子，爲怕暴露，又包庇了四個二流子。爲此，必須親身到羣衆中調查，有些組還想了些更多辦法，如右南工作組選一些赤貧和公正農民當評議員，他們敢於公平負責不怕罪，且是主張集中使用力量的。寧武個別村子還在婦女中討論，有的說說出誰家有「牛腿」（即與村幹部的關係好）。有的工作組不住幹部家，從羣衆口中得到了情況。有的組員從外村來調查（可以免去人事關係或不好意思等）。由於時間短促，只靠自己調查，不開幹部會，不由幹部討論也是不行的，在朔縣縣家峪看到一個「討吃的」，但經過幹部調查，道知了他有二十畝出租地。另外不在幹部會上進行討論，會形成代替，而且我們自己調查的結果與幹部有出入時，也要當面提出，以便了解更眞實情況，且對村幹部有教育意義。

召開羣衆大會時 有許多問題要注意

親自從正面側面的調查與幹部的討論，都是召開羣衆大會的準備。由於大部分地區羣衆沒有發動起來，羣衆對貸花布意義不了解，以及一些村幹部不民主作風，在羣衆中的深刻印象，在召開大會中，也有許多問題值得注意。首先由於羣衆認爲貸款是救濟，很自然的是大家都沾點光，或者互相提攜，互相照顧，或者就是貸給抗屬多的村子，大家爭，爭不停，抗屬之間也爭執很利害，因此各地都在會上採取比的辦法。右南是比勞動，比功勞，比正派，以及研究爲什麼穿不上衣服。相同條件下，抗烈屬有優先權，一般的在確定貸發數量時，可以先討論最窮的，這樣易於掌握數目字。對二流子，羣衆不敢惹，願給說幾句好話，右玉張二窊子有兩個很著名的懸窮二流子，羣衆在大會始終不說，是工作組從外村調查出的。在右玉郎家堡羣衆會上，一個縫皮襖的手藝人裝窮要貸花布，有些老鄉歪轉着子，不表示意見或嘿幾聲，我們看到其中有問題，經側面調查發現。還有一些人，甚至落後的幹部在羣衆會上活動，要羣衆提自己，這要注意。會上記錄也要注意，嵐縣當記錄官當羣農會秘書的不是羣衆提的名字。羣衆大會後，是否還有問題呢？有的，右南組在陽欄傑，大會通過村主任與農幹各戶一疋布，會後羣衆反映，說他們過去的鬥爭果實已得不少。寧武樂樓組，一家抗屬經大會通過，但羣衆會後說他窮，經調查後確係事實。因此大會後徵詢羣衆意見，也是很重要的。

工作缺點主要有三

第一、各地都因時間限制及與當地的幹部配合不夠，沒有在貸發時，趁熱打鐵，組織冬季生產。以致此次貸發下去只完成了一半任務。也因爲貸發爲「個關」生產的目的不明確，岢嵐後會村給將生下的小孩，貸了五尺布。靜樂上貫會村主任要求給他哥哥解決作豆腐的包包，坨台坪村主任要把幾尺布作涼褲子，這都是我們沒有更多貫徹教育的結果。第二個缺點，就是有些地方，特別是岢嵐認眞調查不夠。指示到岢嵐後，岢嵐貿易局本來有花，因爲花好不願發，臨時爆炸花，經發覺批評後，才將好次花一齊發出，發時乾花裏噴了水，以後又滲入潮花還是一，再討嵐一區一直到舊曆年還有一部分布花沒發到羣衆手裏。第三、工作組同志對貸發沒有進行檢查。所發現的問題都是工作過程中遇到的。這件工作不能算完，今後任何時候檢查出來有偏取貪污情形的都要發動羣衆與之索回。同時大部工作組尚留了個尾巴，如靜樂、偏關、左雲、靜樂、岢嵐、左雲等工作組對貸發的成份不知，靜樂、左雲工作組說明手續沒有，嵐縣、朔縣、靜樂工作組都丟了幾疋布（六疋以下），追查結果倒未報來，這都是由於我們同志徹頭徹尾爲人民負責的精神不夠。

獨夫開始絕望的軍事冒險 蔣胡軍向延安進犯

（新華社延安十七日電）集結於陝甘寧邊區南線十五個旅之蔣胡軍，於十三日拂曉，分兩路向延安進攻，一路進攻固臨縣之臨鎮，該敵曾受相當地打擊，激戰兩日，僅推進十餘里，侵佔臨鎮西南十五里之劉村等小村。在臨鎮邊境孟家九村，人民解放軍一排即擊退敵一團，斃傷其三十餘人。一路進攻鄜縣，解放軍在牛武鎮及茶坊與敵激戰後，十四日已自動轉移，現蔣胡軍正向甘泉南約六十里之榆林橋進攻中。

（新華社延安十七日電）蔣家空軍爲配合蔣胡軍大舉進攻延安，除十三、十四兩日連續狂炸延安外，連日先後於金盆灣、甘泉、安塞、瓦窰堡、清澗及其附近各地進行轟炸，投彈十數枚不等，並掃射和平居民。

一週綜合戰報

蔣賊開始攻延安加速自取滅亡 東北山東的喪鐘敲得獨夫頭痛

蔣介石對延安的進攻戰，於十三日正式開始了，這是蔣介石絕望的軍事冒險，是蔣介石加速其自取滅亡的步驟。

執行蔣介石進攻延安任務的，是蔣介石的走狗胡宗南，這是一生只會打敗仗的陰謀家，他在蔣介石下面之所以如此被重用，不是因爲他會打仗，而是因爲他甘心作蔣介石的走狗。這位常敗將軍，憑藉蔣介石的信任，肆無忌憚的蹂躪西北人民，成爲西北人民之公敵。他這次進攻延安，正給西北人民以向胡宗南徹底清算的最好機會。

蔣胡軍對延安的進攻主力，係在洛川以東黃河以西，其集結於洛川宜川一綫者爲胡宗南之主力，計第一師、第九十師共約十個旅，洛河以西爲其側翼部隊，約五個旅。十三日，其主攻部隊先行發動，分兩路猛攻，一路從宜川以西出發攻臨鎮，目標在延安東南方向的金盆灣、南泥灣；另一路則由洛川直趨鄜縣，目標在循公路經由甘泉趨延安。與十三日全面進攻的同時，蔣胡對延安開始毫無人性的大轟炸，十三日轟炸八小時，十四日轟炸七小時，同時對所有邊區各縣，每日派飛機普遍轟炸與掃射，這樣的轟炸，過去只有日本帝國主義者對付中國人民才這樣幹過，蔣介石與中國人民爲仇，到了這樣程度，說明他是十十足足的大漢奸。

延安保衛戰還剛剛開始，胡宗南進攻已半週，而在臨鎮一路，兩天不過前進十餘里，鄜甘大道上也不過前進到甘泉南六十里之榆林橋附近。

蔣介石十五日在南京國民黨三中全會上，公開演說要「摧毀」中共力量，他那時所得的報告是進犯延安的開始與對延安的殘酷大轟炸，自以爲很得意。但是另外戰場上的東北，又敲得他很頭痛。首先是東北，二月下旬，東北民主聯軍於吉長地區自動向北撤退，杜聿明就大吹法螺，自表勝利，蔣介石喜的既下獎令，又頒獎章。但是本月初，民主聯軍只稍加回擊，蔣介石在東北有數的主力之一的七十一軍，就在九、十兩日一舉在德惠西北被消滅了整整一個八十八師，連八十七師和該軍軍直屬隊亦打垮了，杜聿明這時還可以再說：「我不得於宣傳之道，」但蔣介石剛發下去的獎章，又怎麼辦呢？

山東戰場對蔣介石也不順利。上月二十四日，蔣軍萊蕪大敗之後，蔣介石曾親往濟南「送」七師人之「終」，但山東戰局並沒有因蔣「送終」而有所改變。津浦路方面，蔣軍集結魯南魯西及津浦沿線之部隊，圖北上淄博，但至今未能通過泰安，而後膠濟路方面曲阜，即已被人民一度恢復了；膠濟路方面，不但周村、張店、金嶺等十餘重要城鎮仍在人民手中，而膠濟路東段之高密、膠縣、昌山等要地及東面二百餘里之鐵路，又先後被人民解放，物成爲一座孤城，膠縣誠於二日爲我飛跳，孤立的而且是殘敗的將軍第八軍打氣，也許現在又該去一趟了，但是這位親自指揮着中發兩戰局送了七個整師的「參謀總長」，還能有什麼辦法呢？（九日至十六日）

郝老太太忍受敵人毒打 爲人民保存了公糧

（新華社呂梁十八日電）遲到消息：汾陽某村郝老太太，病中臨難不屈，爲人民保下了兩千餘斤公糧。一月二十日，閻軍向汾孝解放區進攻時，郝老太太因久病未能走脫，閻軍搜其住所後，以刺刀恫嚇，逼她供我軍存糧所在。她連連以「不知道」三個字對答，閻軍百般毒打，郝老太太終未供出一字，事後人民政府聞訊，立即派員前往慰問，郝老太太說：「打死我，也不能告訴他們。」（丁峯）

教育了領導教育了幹部
保德縣擴幹會結束

（保德訊）此間縣擴幹會，經過二十二天緊張的會議討論，已於十二日正式閉幕。會議的主要收獲是：使到會幹部正確的正視了工作的缺點，消除了過去自以爲老區工作已差不多的盲目樂觀和自負的心理，並從具體的工作和具體的檢查中，教育了領導。下川坪事件，暴露了領導上不傾聽羣衆的意見，不從廣大羣衆的痛苦出發，來爲民除害，反而對封建惡霸寬宏大度的錯誤。在土地改革中，所犯的眼睛只向上級，不聽羣衆的傾向，根源也在此。縣委[illegible]同志反省他不虛心向羣衆學習，傾聽下面意見，和主觀自大的不民主作風，他說：「去年七月討論紡織工作，很多同志都主張要提倡土機，但我不了解農村，又自以爲保德快要有洋機，現在[illegible]了各村的[illegible]，才知道貧苦農民都沒有掌握了紡織工具，還有兩千戶人家沒衣服穿，這說明過去提倡土機的同志是對的。」大家對領導生產中的形式主義的錯誤，也作了檢討，過去沒有認識到組織起來是爲了提高生產力，使基本羣衆翻身與發財，而只是追求形式。如二區炭峪溝幹部領導九十個羣衆在一起變工，鋤地要從渠灘往溝裏擔；賈家塢變工隊地在山頂，村在山腰，上地還要到山溝下集合，領導打在一個網上，這樣的一種變工形式，反而大大妨礙了生產的發展，給羣衆增加了負担，羣衆也自然不願接受幹部這樣的一種「領導」。其次對許多村的工作，進行「揭蓋子」的檢查，發現過去對有許多工作的看法是錯了，以前大家認爲保德工作不錯，「缺點也是進步中的缺點」，因而不去追究工作上的問題，領導上也不深入研究具體材料，發現問題，所以領導方針有時就和全面的客觀情況不符合，如土地改革工作，過去一再認爲「保德土地問題基本上解決」，一般多只是一個「尾巴巴的工作」；去秋擴幹會估價時，統計只有六千墒能分散的土地，但目前已經分散了一萬三千多墒，還未分散的土地還不在少數。至於幹部脫離羣衆的現象，還相當普遍。從這些具體問題的檢查中，大家才明確認識到在工作中還存在着嚴重的缺點和錯誤，只有在今後工作中堅決的糾正這些缺點，才能徹底的發動起羣衆。（康得泉）

臨縣擴幹會檢查
大部份村莊
群衆未發動起來　土地分配不適當

（臨縣訊）此間擴幹會議總結檢查年來土地改革工作。雖然從漢奸惡霸地主手中清算出二十萬畝土地，但羣衆大部未發動起來，問題很多，如全縣還爲搞得不壞的村子照十八莊，一百一十戶貧苦農民，複查前只有廿來戶得到土地。在羣衆運動中，把不少二流子當成了積極分子，而且侵犯了中農利益；鬥爭果實未能分配到貧苦羣衆手中，如西石灣羣衆鬥爭被二流子幹部領導了，鬥爭了三戶中農、三戶貧農，全村共清算出三十來石糧、三頭牲畜……，而幹部分的最多，約百十來塊白洋都胡花了。二區河會農會秘書原有六十來畝地，因他的一個兒子參了軍，一個兒子當村自衛隊長，便頂三股分得果實。一次分羊，有的羣衆連一隻也沒分到，他家卻分到三隻大肥綿羊。他家八口人，贖回土地三十九畝，又分下卅畝，連原有合共一百三十多畝，平均每人十六畝還多；而貧農劉明仁，四口人，原有十二畝地，分到八畝，共二十畝，每人平均才五畝。該村鬥爭出青苗地四垧多，未及時分給羣衆，卻成了「公地」，結果村幹部等吃水窖、西瓜就消耗了三十大石糧，廿畝山藥在地裏就丟了一半。大井家莊算下還好賬一百五十元白洋，村公所分了二十五元，八個民兵分了一百二十元，羣衆分的極少。後安家莊共分地六十來畝，其中好地被分隊長一人分去二十四畝，四十來家抗屬都分的墳地。因爲沒充分發動羣衆，又果實分配不適當，羣衆沒分下好地，或分下一些也不敢種，許多土地荒蕪了。二區全區鬥爭出四十垧地，秋翻過的頂多一垧，只四分之一。西易溝鬥出一家地主的三垧多青苗，直到現在都沒人去收割。現在領導上正努力進行複查，糾正分配不公的現象，徹底實現耕者有其田。

工作意見
貸糧中的羣衆路綫

讀了三月十七日一版鄉樂新店村發放貸糧消息，感到貸款工作如何走羣衆路綫是個值得研究的問題。放貸款工作要做好，必須經過民主討論走羣衆路綫，但是如何在實際工作中，貫徹這一精神與方法，並不是很簡單容易的事。

所以在貸款中必須走羣衆路綫，是爲糾正過去包辦代替與簡單從事的作法，目的是爲保證貸款（糧食牛）真正發放到貧苦烈抗屬及貧苦農民手中，並幫助他解決生產困難，如果丟掉了這個目的，所謂民主討論與羣衆路綫便成爲無意義的了。不是只要召開了羣衆大會，由羣衆討論過，就是民主、走了羣衆路綫。在民主討論召開羣衆大會前，除了向羣衆宣傳解釋今年發放貸款的意義與方針外，必須向貧苦羣衆進行訪問調查，掌握情況；貸款是說走羣衆路綫，必須加强與深入領導，如果沒有或只有形式的領導，民主討論便會流於形式；特別是在工作基礎差，羣衆尚未充分發動的地區，如只憑民主討論，大會即可能被某些壞人新惡霸把持。像新店村曾經是被流氓地痞騙據領導的村子，雖然在這次土地改革中，新惡霸被撤職，村政權經過改造，但從處理那些新惡霸過程中來看（見本報十七日二版），這個村的羣衆只還是初步的發動。像在這樣的村莊，更應該多下功夫，如逐戶訪問、個別談話，個別訪問，徵求幹部意見，召開貧苦羣衆座談會，甚至應該選出羣衆公認的評議員，深入研究貸款對象，以後再召開羣衆大會，討論通過貸款對象及貸款數目，再行發放。但是在新店村發放貸糧時，僅僅進行了一兩天的醞釀，就召開羣衆大會，結果未改造過的二流子也貸了六升糧，據羅積同志來信說，會上還有某些積極份子突出包辦的現象。我們覺得這應該當作一個經驗教訓，提供給各地做貸款工作的參考。

新店村發放貸款中主要的問題，恐怕還不僅是如何走羣衆路綫的問題，而是如他們把貸糧工作，主要當作教育羣衆的工作來看，因而強調貸糧工作與「挖窮根」「吐苦水」結合進行，而不是把貸糧工作主要當作切實幫助貧苦烈抗屬與貧苦農民，解決生產困難，幫助他們迅速翻身的問題來作，這一點恐怕與那種同志主張平均分散發放，要擴大政府影響等是分不開的。

×　×　×

汾西迴城村群衆
鎮壓特務惡霸孟希良

（汾西訊）二區迴城自然村閻特惡霸孟希良，在閻頑統治時期，曾協殺人命三十餘條，該區解放後，在復仇大會上，經羣衆控訴後，當衆伏法。該犯自三九年參加閻特「同先」組織，即開始其特務活動，四五年曾使民二兒孟富貴[illegible]民財，打死本村食販蔡林森；爲敲詐劉鴻漢十兩鴉片煙，以通八路罪爲名，將其逮捕又逼死其妻。閻頑因其屠殺人民有「功」，還獎爲「模範閭長」，羣衆對他則恨入骨髓。在這次復仇大會上，全村二百六十餘人，高呼「[illegible]特務惡霸，不打倒特務惡霸，不能翻身」的口號，蔡林森的孤子蔡得保聲淚俱下的說：「我爸爸叫惡霸打死了，留下我們孤兒寡婦，夏圍皮，冬凍肉，過着悲慘的日子！現在是老百姓的天下，我要報仇！」全村控訴，復仇者四十餘戶，大會進行了四天，最後羣衆乃將特務惡霸孟希良予以鎮壓。（陳明山、霍光）

地主女兒不滿土地改革　是想過剝削人的生活
興縣一完小加強學生階級教育

（興縣訊）一完小開學十多天，大部份學生在生活上表現得非常散漫，六年級一個學生常說流氓話，設隔女同學；某地主女兒，家的土地改革分了她家的土地，她非常不滿，提出要退學；好多同學覺得她很可憐，表示同情。甚至某幹部子弟對貧苦同學星期日在街上賣豆腐認爲可恥，自習時加以諷刺。校方看到這種現象，即着手加強學生階級思想教育，先在校內生產中展開討論，在公民課上把這些不正確的認識當作活教材，高、中年級還學習了「向劉胡蘭學習」的文章，並解釋土地改革是徹底消滅地主階級，使貧苦農民得到土地，那幾個地主兒女不滿情緒，正是說明他們想剝削農民，過不勞而獲的寄生生活。同學們在討論中很批評了某幹部子弟，大家認識到不勞動吃飯才是可恥的。（王懷瑞）

寧武城關群衆
積極澆地修堰拾糞

（寧武訊）寧武城關土地改革後，羣衆生產情緒極高。東四關羣衆正努力用消冰洪水澆地，任二小則從洪水澆了水澆地。在「兵選合一」時，被選[illegible]翻了的土地上，老[illegible]他們正積極拾石塊，修理堰坊。西關[illegible]五付鋤鐮子就忙着[illegible]鋤鐮，價一錢出了三[illegible]完。城內老鄉拾了[illegible]倍糞。[illegible]人在古樓底[illegible]及倒污水[illegible]的灰渣都被[illegible]轉變了的二流子沈[illegible]叫娃娃在三里以外去擔，一担就是一百五十斤。城裏老鄉默默拭淚，質完後就拾着賣糞，每獸糞價已由一千五百元增至一萬多元，西門街郭三，正月到現在賣糞賣了八萬元。敵人及閻錫山時代不許自由出入使城內糞積如山，臭氣沖天的情景已完全改觀。（玉柱）

×　×

臨縣林家坪
群衆歡迎解放戰士

（臨縣訊）清水河戰鬥中，所放之傅軍千餘人於三月二日路經八區林家坪時，羣衆熱烈歡迎招待。婦女們端出開水讓喝，兒童們唱起歌曲，所放戰士感激的說：「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好的老百姓，傅作義統治的那裏，我們一去人就跑光了。」當他們在練兵場休息時，村民兵們歡迎他們講話，一個解放戰士講了他們的親身經歷：「傅作義那裏老百姓生活實在困難，春天種地時，預計每畝地能產七斗，秋收時不管你打下打不下，就非要那些不行，逼的老百姓缴納實物，典當房，交不上數目，就要死上吊，羣衆說：春起加緊耕和，到秋天統計糧食，[illegible]，還不夠，凡是年齡在十五歲至四十五歲的都要抓去當兵。當了兵一年四季發不上一個餉，每年只發兩雙鞋，赤足露肉。」他又說被解放後的情形：「到了八路軍，不但沒殺，而且還優待，不到一月發了三雙鞋，到處還受歡迎；今後只有堅決爲老百姓當兵，才是活路！」當學習羣衆紛紛討論，表示對他們的進步與歡迎，同時更認識了閻黨統治區的黑暗，老百姓生活的痛苦。當所放戰士要求該村羣衆講話時，羣衆林維都即把耕者有其田、窮人翻身、政府貸糧貸款帮助生產、優抗工作等說了一遍，解放戰士更加興奮了。（李啓明、李劍青）

神府加強稅務工作
嚴禁違禁品入境

（神府訊）爲抵制外貨，鞏固金融，發展貿易。縣擴幹會提出加強稅務工作，克服過去稅務工作獨成系統的現象，貫徹一元化領導，區公所要與稅卡密切工作關係，區長負責領導後本區各稅卡工作，遇到問題要一致[illegible]；稅務工作幹部總應深入農村調查研究，向羣衆解釋宣傳政府稅收政策，克服坐在過去等待上稅的官僚主義作風；邊境地區嚴格管制進出貿易，在各路口，由幹部民兵組織緝私小組，各要防奸檢查走私，避免如去年一區沙峁即發現商人偷運禁品入境，以換走我區糧食棉花的不應有現象。（楊宵）

郵務簡訊

△邊區郵務職工會郵委會號召各地郵工團結人民立功運動，號召全體員工在任何環境下都要堅持崗位與文件共存亡，並厲行節約，愛護牲口與交通工具。

△自九分區各城鎮解放後，管理局立即派員下去開闢郵路，建立局所，現以臨縣爲中心，共建立了大寧、永和、[illegible]六個郵局，郵路亦已暢通。

△爲了加強南路郵務工作的領導，管理局決定在呂梁區成立郵政代辦處，委任田渠同志爲主任，該辦事處統一管理該區郵務，[illegible]七、八、九分區各局所已於今年一月一日正式成立開始辦公。

△爲適應戰爭需要，管理局決定在呂梁區設立[illegible]郵局，代辦軍郵[illegible]中，自動報名參軍。

邊區雜聞

雞蛋上寫給熱情的話語

朔縣二完小師生爲慰勞前方英勇負傷的戰士，發起一顆雞蛋慰勞運動。學生們踴躍捐獻，最多的有一人拿出五顆的，一共獻出一百七十五顆，還有農幣二千〇五十元。慰勞的雞蛋上，並寫上熱情的話語：「親愛的傷病員同志們，你們在前綫打仗很辛苦，是有功勞的！」「粉碎蔣介石的進攻吧！」學生們爭搶到醫院去當看護，現第一批學生由尹教員帶領已於本月六日前往井坪醫院工作，並帶着慰勞品和二十三封慰問信。（李展）

王如林介紹復員軍人成家

某機關幹部王如林同志回家（興縣李家灣）養病，看見本村寡婦張煥地與石盤頭村復員軍人劉玉文兩個對象很合適，他就進行介紹，經雙方同意及家長情願，寡婦張煥地遂招劉玉文成爲夫婦，雙方都很滿意。（李夢雄）

我膠東野戰軍乘勝反攻
橫掃膠濟東段百餘里
五十四小時殲敵二千六解放三城

（新華社華東前綫十四日電）（遲到）華東人民解放軍膠東野戰軍，從上月下旬沙河（掖縣西南）殲滅蔣第八軍二千餘人後，復乘勝猛插（台）維（縣）沿綫殘敵，橫掃膠濟東段。自上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一日五十四小時內，即將西起蛤蟆屯（膠縣東南五十餘里），東至高密城，長達百餘里之鐵路綫蔣軍堅固防綫，全部摧毀，守軍蔣軍交通警察第十五總隊及蔣偽保一師八團二營全部就殲，生俘交通警察第十五總隊少將總隊長張古良、副總隊長陳滔等以下兩千餘名，斃傷共六百餘名，一舉收復高密、昌邑、膠縣及重要市鎮車站二十餘處，廣大地區重獲解放，共繳獲各型砲十二門，輕重機槍七十挺，步短槍一一七零支。

蘇北鹽阜軍民堅持蔣後鬥爭
十分之九地區仍在我手中

（新華社蘇中十六日電）蘇北鹽（城）阜（寧）解放區軍民，堅持蔣軍侵佔區鬥爭，迄目前止，百分之九十以上地區仍在人民解放軍控制中。去年九月至十二月，蔣軍七十四、六十七、四十四、八等師，先後侵佔淮陰、淮安、漣水、鹽城（縣城）、阜寧等城，企圖將人民武裝完全消滅，全面佔領鹽阜解放區。今年一月間向該區「清剿」一時，曾在全區築下七十餘據點，但在新四軍子弟兵與民兵游擊隊到處打擊下，蔣軍被壓縮至運河（南）通（南通）揚公路兩交通綫上，現全區蔣軍據點已減至三十餘個，較「清剿」一時減少三分之一以上。（南）通（東台）公路以東濱海、阜東（均新設縣）二縣全境無敵，全區一三八個城鎮中，為蔣軍侵佔者僅二十七個，其餘一百十一個市鎮（包括陳家港、東坎、益林等）均在民主政府治理下。三百七十萬人口中，在蔣軍統治下的僅四十萬人，佔百分之十一弱。一零六二個鄉村中，蔣佔鄉村佔一一三個，為百分之十．六，東起黃海之濱，西抵運河西岸，南迄馬家蕩，北至鹽河，中間除劉莊至南新安鎮三百一十里長之捕輪路外，廣大農村秩序安定，包括灌河口、淤黃河口、射陽河口在內之約百里海岸綫及廣大鹽場、棉墾區，均在新四軍海防部隊保衛下，照常生產，各河口間，船舶往來自如。

去年九月間，蔣軍侵佔兩淮後，游擊隊便在運河兩側打游擊。運河、洪澤湖間的淮安、寶應縣軍民，半年來一直在縱橫交叉的水網中與蔣軍作戰，直接威脅兩淮。通榆路兩側堅持性游擊戰與殺敵立功運動，到處掀起，阜東縣民兵模範李德耀擊斃蔣軍兩名後，又訂出裝鉄前殺敵六名的計劃。串場河西岸的射陽（新縣）×區民兵，在蔣軍侵佔該地四十天中，作戰一百一十次，斃俘蔣軍及「還鄉團」七十四名。淮安民兵游擊隊，在一十一天反「清剿」中，作戰二四六次，斃俘蔣軍及「還鄉團」六七五人。三個月來，鹽阜區子弟兵團作戰四十次，斃俘蔣軍（「還鄉團」未計入）一零一四人，繳輕重機槍十八挺，擲彈筒二十個，步馬槍三七五支。全區民兵游擊隊，據不完全統計，作戰總一四六次，斃俘蔣軍及「還鄉團」一一五零四人，繳機槍四挺，步槍一一五支，子彈萬餘發。

我軍在海泰綫西段
十五里綫上展開攻勢

（新華社蘇中十六日電）七日晚，新四軍某部協同泰石縣地方武裝，在海（安）泰（州）綫西段姜堰至白米十五里綫上展開攻勢，一度收復該綫之重要據點大白米、小白米及朱夫廟，並襲入姜堰重鎮，逼退蔣保安縣隊一部。是役，該綫北八保殲蔣「自衛隊」「還鄉團」全部就殲，生俘蔣記鄉長鄉隊長以下一百三十名，鳥馬步槍六十四支，繳輕機槍五支，子彈千發。二月初，蔣軍重兵集結泰州、海安、耕泰一綫，圖將蘇中分割為二，以便加緊「清剿」該綫以南地區，但二月下旬，該鎮軍民即奮起自衛，在耕泰以北殲蔣軍八百餘人，打開一大缺口。此役又痛擊該綫西部，現全綫在人民軍隊襲擊下，蔣軍企圖已[illegible]。

天津、青島逮捕愛國民主人士
美蔣憲兵聯合執行

（新華社延安十七日電）駐華美軍近在天津、青島兩地，直接參加蔣政府對於中國人民愛國民主運動之鎮壓，美憲兵與蔣介石憲兵合作逮捕中國人民。據塔斯社上海十六日電稱：北平間獲悉，天津青島及其他地方，正實行大批逮捕進步的中國人士和反對美國對華政策的中國人民，僅在青島一地，據報，已逮捕五千人以上，天津二千人。搜查和逮捕，係由中美憲兵聯合執行，天津蘇聯公民之若干公商企業亦被搜查。美國憲兵參加搜查和逮捕，特別激起中國人民的憤怒。

響應台灣自治運動
台北商店學校一度罷市罷課

（新華社延安十七日電）據日前中央社訊及港報透露：台灣省台北市商店曾一度罷市，台灣大學亦曾一度罷課，響應台灣自治運動。台灣蔣記政府對人民自治運動，瘋狂鎮壓，台灣各黨領袖二百餘人及學生廿餘人已被拘禁，贊同台灣自治主張之台灣旅滬代表團抵台後，即失去行動自由。現台大雖被迫復課，但到校學生寥寥無幾。

（新華社延安十七日電）塔斯社訊：文匯報報導台灣自治運動爆發前夕狀況稱：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到處聽到人民痛苦的呼號。那些衣衫襤褸的國民黨軍隊，到處搶劫。「你的就是我的」，使台灣人民深感失望。國民黨台灣行政長官陳儀下的各級官員，多數都是偽滿和汪記時代的人員，他們講話都用日語，唯一的政績是徵發。人民憤恨到極點，到處張貼：「走了惡狼日本鬼，來了惡虎國民黨」等標語。台灣物價暴漲，較一九三七年高百倍，十個人中即有一人失業，多數兒童被迫失學，街頭巷尾充滿悽慘叫賣兒女聲。

完成搶救輸送傷員任務
平邑担架隊立大功

（新華社山東十七日電）魯南平邑（新縣、費縣南）担架隊於魯中大捷中，勝利完成搶救與輸送傷員任務，華東人民解放軍總兵站，特予參戰的一千二百餘位担架隊員各人記功一次。其中曾在魯南北戰役榮獲「模範担架隊」稱號的一區担架隊，又榮獲「陳毅担架隊」榮譽紅旗一面，與集體記大功一次。他們服務前綫一個月零七天中，雖屢遭蔣機轟炸掃射，但均堅決完成任務，並在服務之暇，生產節約，為數頗為可觀。

英勇的担架隊
平邑一區担架隊光榮事蹟

江聲

平邑一區担架隊走出了山東，離家五百里，英勇的支援了去年十二月的淮北大戰。戰鬥模範中隊長劉炳才（區武裝部幹事），帶領担架支援前綫時，走到宿遷縣上下埝，忽然遇到被打垮的蔣軍，他們馬上放下担架，領了十個民兵，伏在一個小河灣裏，活捉了蔣軍二百多，繳長槍一百多支。戰鬥模範劉相春在八架飛機的掃射下，自己爬上去，抬了一個受傷的班長，一口氣跑了八里路。在轉運傷員到醫院的路上，他向其他担架隊員說：「多走八里路，使同志們少流一點血。」影響了十一付担架連夜趕到醫院。担架中隊副馮光成三天三夜沒下火綫，不幸被砲彈炸傷，他倒在地上，還鼓勵分隊長們：「不要緊，快領導咱們這一組擱上去。」搶救模範張洪勵在半山戰鬥中，一顆子彈打在他的腿上，子彈頭還有一點露在外面，他便用手拔出來，不作聲，還是照樣抬担架，直到晚上，才向中隊長回報：「我掛了彩。」為怕影響別人情緒，當晚醫治後，第二天又抬着担架從上下埝到陣子崗，晚上又從長店到侯門口，一夜走了八十里。

蘇中台北三士紳
遭蔣軍迫害
被迫從事游擊生活

（新華社蘇中十六日電）蘇中台（東台）北縣士紳朱明照、袁及人、陳德斯，遭受蔣軍迫害，被迫從事游擊生活。朱氏係國民黨員，現任台北縣參議會副議長。袁氏為台北巨商，縣參議會委員。陳氏曾任國民黨政府鄉長多年，亦為參議會委員。三氏均小海人，去年，朱袁陳三氏在蔣軍到來前，即避居中心區，民主政府對彼等極為照顧。他們在政府與群眾愛護下，自動組織一個工作組，奔走台北各地，從事救濟安插被蔣軍迫害之難民，工作月餘來，已成為名聞台北的「士紳游擊小組」。一月間，蔣軍撤退小海後，他們始返故里，遭遇[illegible]二月間蔣軍侵佔小海後，將袁氏歷年辛勤積蓄的五百石糧食全部搶去，並將其六間瓦房折去築碉堡，底房作監獄，袁氏妻兒即關其中，袁氏家藏在夾牆中經日偽廿餘次「掃蕩」均未被劫去的金銀首飾，亦一次「掃」去，朱二人衣服財物亦一被劫而光，妻子兒女均被迫逃散各地。

蘇報批評杜魯門演說
美國援助土希
係帝國主義擴張行動

（新華社延安十七日電）莫斯科訊：眞理報與消息報先後著論批評杜魯門演說。眞理報指責杜魯門忽視聯合國組織，並質問為何美國不向聯合國控訴，該報稱：美國援助土希，係帝國主義擴張政策之行動，將消滅土希兩國之獨立，並使美國控制權侵入該兩國。消息報亦強調指出希臘之主權及獨立，將因美國之援助而受損害。該報並謂：杜氏所作關於土耳其共演說之語氣，頗似希特勒之語氣，蓋其在準備掠奪行為之前，亦常以「布爾塞維克之威脅」恫嚇世界也。

美前副總統華萊士
抨擊杜魯門干涉主義政策

（新華社延安十七日電）塔斯社報導：美國前副總統華萊士於十三日廣播演講中，猛烈抨擊杜魯門總統的干涉主義政策。華萊士說：「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，標誌了美國歷史的轉捩點，不是希臘的危機，而是美國的危機。這危機在我們面前的，只有美國人民充分覺悟與立即行動，才能防止災禍。昨天杜魯門以民主與人道主義的名義，建議軍事和借款計劃予希臘與土耳其四億元貸款，作為目的在於『反對共產黨擴張』的現款。杜魯門說：希臘人民無家可歸，飢[illegible]

我們都知道，不但是希臘人民，因戰爭而遭受災禍，中國及許多其他地方的人民，歐洲、蘇聯人民都同意，我們必須援助世界人民。[illegible]總統說[illegible]

是珍貴的，一切美國人民都同意杜魯門所說自由國家必須建立起來，但美國人應當幫助它們[illegible]與土耳其不民主的政府以支持，給希臘[illegible]能幫助自由的事業？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，對我們作戰，二次大戰期間在戰爭中，又拒絕幫助一個國家。[illegible]

動，因為我們不知道土耳其共準備給那方面作戰。杜魯門講明給與希臘的二萬五千萬元貸款，是為了經濟建設，但實際是援助希臘政府繼續其把持一切反對力量的努力，目前希臘政府是「民主的」，這說法完全無稽。一年前，邱吉爾在富爾敦演講，曾要求對蘇聯進行外交攻勢，杜魯門默許了這一演講，他使美國捲入了和英國一起反對蘇聯。這政策已證明是那麼破產，致使英國再也不能堅持下去。現在杜魯門又建議我們撿起英國的毫無希望的任務，我說這政策是完全徒然的，沒有人會被收買。

美國人再不堪為無用的目的而花費數萬萬元了。世界在飢餓不安中，各地方的人民都要求改變，美國為軍事目的貸出的借款並不能阻止改變，正如杜魯門之不能阻止潮水的湧來與太陽的下落。但是美國一旦堅持反對改變，我們就會成為世界上最可憎的國家了。

華萊士稱：杜魯門在莫斯科會議舉行一天之後發表的演講，破壞了馬歇爾在草擬和約中與英法蘇合作的使命。聯合國——我們對於和平的偉大希望——繫於這些國家的繼續合作。如果美國遂行杜魯門建議的方針，它將受到嚴重削弱。你對蘇聯進行神經戰，怎麼能期望誠意的商談與合作呢？[illegible]

華萊士結稱：[illegible]要我們大家有勇氣。

尋人

白泉[illegible]

李祥[illegible]

張松[illegible]

劉引[illegible]

郝成[illegible]

要生活下去就得革命

——記張金鎖同志的控訴——

王劍霞

地主的心比蛇還毒

張金鎖同志，在八分區欽縣一次控訴會上，幾次泣不成聲地哭訴：「我爺爺替地主梁洪溝做了多年長工，連個房子也住不起，一家幾口，擻在煤窯裏過日。好容易辛苦了幾年，才買了幾匹駱駝，替來往的客人運貨，這樣生活漸漸地過得好了一些。可是梁洪溝這人，心比蛇還毒，他看見這幾匹駱駝就眼紅，不顧窮咱受苦人活命，就想法害我們；咱喂駱駝和放草的茅屋原是借的梁家的，一天夜晚，梁唱地派人將那茅屋給燒了，駱駝和草料全給燒成灰，一隻小駱駝不知怎的沒給燒死，卻被挖掉了眼睛。第二天一早，燒了的茅屋火還沒熄哩，梁洪溝就闖進我家，狠狠地說：「沒有話說，賠咱的房子！」明明知道全是他搗的鬼，可是咱又沒錢又沒勢，還不是忍着氣，不敢吭聲！將全家的東西都賣了，還不夠賠償，逼得沒辦法，我爺爺又做工去了，父親也給梁家受苦，母親給梁家「少爺」做奶媽，我做小傭人，給地主家婆姨小姐倒尿盆、掃院子。……」

災難重重

停了半晌，他又說：「我記得很清楚，那是一個下雨天，半夜裏伸手不見五指，路又滑，我心裏怪害怕，提着尿盆，一個不小心，摔了一交，尿盆給打爛了，少爺就破口大罵：『盆是錢買來的，爲什麼給打了』……」還沒罵完，地主的婆姨就拿着火柱趕來，在咱背上抽了十幾下，我痛得連腿也挺不直，還不敢哭一聲。我娘因爲奶少爺，沒奶給弟弟吃，沒到一個月弟弟就活活餓死了，我爺爺也氣死了，狠心的地主還扣下爺爺幾年的工錢。一連死下兩口，我母親又急又氣，天天哭哭啼啼，接着她也病死了。三具屍體躺在家裏，買不起棺材，只好用爛席子捲上，埋在山溝裏！我心裏痛得不行，但又怕地主罵，不敢明哭，常常暗地流淚哭！」說到這裏他放聲大哭了，聽的同志們也哭了。

好久他說不出話來，最後他又繼續敍述：「後來父親去鹽場做工，我一個人孤零零地被留在梁家，地主瞪着眼對我說：「你爺爺，你父親，全欠我的錢了，你賣給我家了！」聽了這話，咱心裏一塞，又不敢追問是眞是假。

一次地主的婆姨在看戲，要我替她端麵，咱手小，人又擠，不小心將碗給打了，手也燒起了泡，那惡婆姨見了，劈頭就是兩個耳光。咱半夜睡不着，想：這日子實在受不了，就給父親捎了道信：「快把我弄出去拉鹽車吧，咱可不行了。」

好容易離開了虎口，到鹽場拉車，可是沒拉幾天，就病下了。梁洪溝乘機又打注意了，他對我父親說：「孩子病了沒吃是不行的，我借給你銀……，還不起也不要緊，把你的房給寫上就行了！」

受苦人到處被人欺凌

病好後，換到另一家給放羊攬工，過年過節，人家吃的是白麵，偏叫我吃莢子麵，心裏不滿意的哼了一句，穿權的老婆拿起鐵蛋就摔，摔得我嘴上腫起了大疙瘩。含着淚跑回家，可是家裏沒吃的，父親再三勸我再回地主家，又親自送我，我不願意，在娘的墳地磚瓦上哭得透不過氣，還在磚上拚了個血塊，父親沒辦法，只好將我送到木匠鋪去當學徒。

師父是個惡漢，長得一臉兇肉，還沒開口就先瞪眼，眞怕人！一天忙到晚，還不叫歇。有一次晚上磨鋸刀子，實在睏得不行，打了一個盹，鑿刀跌到磨石上給缺了一個口，不敢說，悄悄的給放在筐子裏。第二天，師父發現了，拿起棍子就打，打得我頭昏眼花，幾乎摔倒。晚上沒人瞧見時，我就偷偷地跑了。

後來隔壁的老漢又介紹我到輪次紗廠，受苦人可眞是[illegible]，受過[illegible]日子，在紗廠一個月才六塊錢，還不供吃，一天要幹十二個鐘頭，我又受了不少苦楚。

鬼子佔了太原，工廠停了工，我又回到村裏。正愁沒吃的，地主梁家又來找我了，他笑着對我說：「成了大後生啦！再不用亂跑，就在咱家幹吧！」一個長工聽了，背地裏就勸我：「可別上鉤，死也死到別處去，可不要再當牲口了！」一句話引起我無數的苦楚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就離開了村子，參加了八路軍，一次在山頭上打游擊，又碰見地主梁洪溝，他又假心假意地騙我：「不要幹那些賣命的事，回來給我受上三五年，我給你些地種。」我已參加了自己的隊伍，還能再受騙，當時我連尿也沒尿他一句！後來梁家的兩個兒子全當了漢奸，爲非作歹，到處殺害老百姓。我想起這個吃人的地主和漢奸，就有無限的憤怒，我一定要堅決革命到底，爲自己爲被壓迫階級解放而鬥爭。

幾首短歌

紀行

下面的幾首短歌，是臨縣五區石家嶺自然村，八十二歲之老人劉茂忠所編，流行於臨五區一帶。

「兵農合一」還幾年，
把百姓合了個淨且且，
身上沒啦衣衫穿，
吃的是馬茹麵窯窯麻餅飯。
× × ×
孫主任，元縣長，
日每起來叫村長，
爲的就是要款項。
村長回來鬧脫兒，
逼得家家雞飛狗上牆，
男子漢地裏不敢回吃飯，
女人藏了尋不見。
拿什給人家出款項？
× × ×
兵農票子是不值錢，
一兩銀銀就要四五萬，
妻子還要三四石，
又要說來又要錢，
× × ×
八路軍解放了臨縣城，
活捉住縣長和主任，
大官小官一大羣，
還不是閻錫山手下的人？
看孫子穿的甚，吃的甚！

臨縣城裏把霸享盡。
× × ×
臨縣城裏大開會，
男一伙來女一羣。
把元縣長拉到洪爐台，（註）
兩個女人氣恨的跑上去，
你一鞋我一鞋，
打得鼻子血出來，
元縣長坐官太短見，
活埋人他把天理傷，
這就是仇報仇來冤報冤，
婆姨娃娃打的他瞎了臉，
眉臉打成個黑青蛋，
一股子鼻血流不絕，
看起到像個鬼模樣。
× × ×
孫主任，元縣長，
臨縣城裏把老百姓害，
老百姓今日要翻身，
亂石頭把他眼打瞎！

（註）洪爐台——是閻錫山在臨縣城住時修的，爲每週洪爐訓話而修，形同普通戲台。

記我們的担架隊

尹恆德

早晨，剛剛起床，還沒有洗臉的時候，總務科的王科長就推開門進來；他笑的說：「今日又該咱們送傷病員了！」

「往那裏送呀？」我急的追問。

「不遠，就往城東十里的車家莊，馬上就要走。」

同志們聽了，都立刻停止了自己的工作，準備動身。這時早飯剛在下鍋，往返二十里不吃飯是支持不了，可是傷病員又要趕路，怎麼辦呢？只好熱了些剩飯，有的同志拌的吃了點炒麵，扛着已綁好的担架，說說笑笑的出發了。

我們送的這個同志，是帶有神經病的，神經受了震動，[illegible]，在担架上東倒西歪，[illegible]的咕嚕咕嚕着，但同志們總是耐心的，安慰着他。緊靠在担架裏圍的劉多后同志，邊走邊用手扶着，因爲一不注意他就會從担架上滾下來的。一夥老鄉指着擔架和我們走了個對面，一抬頭：「哈哈！兵，兵吆[illegible]」表情是極度興奮[illegible]又說：「[illegible]」[illegible]更減輕老百姓們的負担了。」

春天的黃風，一路上都是那樣的狂呼，行人騾土隨風飛舞，[illegible]同志們[illegible]覺得一陣陣的輕快，在嘻笑言談中，不覺到達了目的地。[illegible]擔架剛一落地，[illegible]同志們喝點開水吧！口渴了吧？[illegible]他們都自動的接待着，[illegible]同志[illegible]穿着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從担架上[illegible]下來了[illegible]的同志[illegible]工作。

分得土地的郝年喜

蘇建益

郝年喜是交城楊坡村人，今年三十七歲，十五歲上，就給地主當長工，受盡地主的欺侮和剝削。後來他受不了地主的氣，就自己開荒過日子，他辛辛苦苦開了二十垧地，種了一二年，又叫萬恩的地主霸去了，僅僅給他留下一塊椒地。爲了活命，郝年喜又租種着地主的地，可是每年的收成除出租還不夠，常常挨餓，連衣服也穿不起。

當他在寨上給地主鄭恆刺家做長工時，讀受的折磨更多，有一次下大雨，老財逼着他扛門取一個爛窰子，他不願意，叫地主打了幾下，祇好含着眼淚去拿，路上滑得衣服全濕了，不久他就病倒了，地主祇是要他受苦，不叫養病，就把他送回去了，到了過年的時候地主一點也不念舊勞之情，又上門來，守着他逼着要長支下的糧，他氣得幾乎昏過去。

這次他村裏行土地改革，在鬥爭會上，他吐出了多年苦水，積極勇敢的和地主鬥爭，分配果實時，他分得了十五垧地，先前還些年，他受壓迫喘不過氣，生產也沒心勁，很消沈，這次分得了土地，他樂得逢人就說：「這是咱一輩子最喜歡的事，從我爺爺就給地主做長工，整整三輩子了，還沒賺下一垧地，今天有這十五垧地，可算是咱受苦人的翻身基礎。」

現在他是農會委員之一，工作積極，常對人說：「咱有今天，全是毛主席給咱的福，咱決不能忘記，今天分得了土地，咱定好好的[illegible]」他已訂下了今年的生產計劃，在春耕前他每天上山砍柴，準備一年的燒用。他又抽空拾糞，[illegible]作務。他的婆姨，也學着紡織，夫婦倆的生產情緒十分高漲。

晉中平川歌謠

文水解放鬧秧歌，
交城路上逃命忙；
八路軍埋伏洪相村，
活捉勾子四百名。

傳頌區小影

交得軍糧來
餓死你活該

解放戰士劉長勝說：「去年春天，閻錫山下令逼迫老鄉擴大生產，不種地的要罰錢。秋收時，不管老鄉們的收成如何，一律按[illegible]收。老鄉們沒法交，紛紛去縣政府訴苦，縣長躲的不見面，有些區長卻似不理睬，可憐老鄉們怎敢去拜見閻王[illegible]。」

百姓在綏遠後[illegible]：「春天[illegible]行着[illegible]天挖苗根，老漢當兵小夥子，[illegible]」

[illegible]子，種地都是老婆子。」（廣總）

持繪「借」錢

連續而來

[illegible]